

第四十三回

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

诗曰：

家住沂州翠岭东，杀人放火恣行凶。
因餐虎肉长躯健，好吃人心两眼红。
闲向溪边磨巨斧，闷来岩畔斫乔松。
有人问我名和姓，撼地摇天黑旋风。

话说李逵道：“哥哥，你且说那三件事，尽依。”宋江道：“你要去沂州沂水县搬取母亲，第一件，径回，不可吃酒；第二件，因你性急，谁肯和你同去？你只自悄悄地取了娘便来；第三件，你使的那两把板斧，休要带去。路上小心在意，早去早回。”李逵道：“这三件事有什么依不得？哥哥放心，我只今日便行，我也不住了。”当下李逵拽扎得爽利，只挎一口腰刀，提条朴刀，带了一锭大银、三五个小银子，吃了几杯酒，唱个大喏，别了众人，便下山来，过金沙滩去了。

晁盖、宋江并众头领送行已罢，回到大寨里聚义厅上坐定。宋江放心不下，对众人说道：“李逵这个兄弟，此去必然有失。不知众兄弟们谁是他乡中人，可与他那里探听个消息？”杜迁便道：“只有朱贵原是沂州沂水县人，与他是乡里。”宋江听罢说道：“我却忘了。前日在白龙庙聚会时，李逵已自认得朱贵是同乡人。”宋江便着人去请朱贵。小喽啰飞报下山来，直至店里，请的朱贵到来。宋江道：“今有李逵兄弟前往家乡搬取老母，因他酒性不好，为此不曾差人与他同去。诚恐路上有失，我们难得知道。今知贤弟是他乡中人，你可去他那里探听走一遭。”朱贵答道：“小弟是沂州沂水县人，见在一个兄弟，唤做朱富，在本县西门外开着个酒店。这李逵，他是本县百丈村董店东住，有个哥哥，唤做李达，专与人家做长工。这李逵自小凶顽，因打死了人，逃走在江湖上，一向不曾回归。如今着小弟去那里探听也不妨，只怕店里无人看管。小弟也多时不曾还乡，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无人看店，不必你忧心，我自教侯健、石勇替你暂管几日。”朱贵领了这言语，相辞了众头领，下山来，便走到店

里,收拾包裹,交割铺面与石勇、侯健,自奔沂州去了。这里宋江与晁盖在寨中每日筵席,饮酒快乐,与吴学究看习天书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李逵独自一个离了梁山泊,取路来到沂水县界。于路李逵端的不吃酒,因此不惹事。无有话说。行至沂水县西门外,见一簇人围着榜看。李逵也立在人丛中,听得读道:“榜上第一名正贼宋江,系郓城县人;第二名从贼戴宗,系江州两院押狱;第三名从贼李逵,系沂州沂水县人。”李逵在背后听了,正待指手画脚,没做理会处,只见一个人抢向前来,拦腰抱住,叫道:“张大哥!你在这里做甚么?”李逵扭过身看时,认得是旱地忽律朱贵。李逵问道:“你如何也来这里?”朱贵道:“你且跟我来说话。”

两个一同来西门外近村一个酒店内,直入到后面一间静房中坐了。朱贵指着李逵道:“你好大胆!那榜上明明写着赏一万贯钱捉宋江,五千贯捉戴宗,三千贯捉李逵,你却如何立在那里看榜?倘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,如之奈何?宋公明哥哥只怕你惹事,不肯叫人和你同来,又怕你到这里做出怪来,续后特使我赶来探听你的消息。我迟下山来一日,又先到你一日。你如何今日才到这里?”李逵道:“便是哥哥吩咐,叫我不要吃酒,以此路上走得慢了。你如何认得这个酒店里?你是这里人,家在那里住?”朱贵道:“这个酒店便是我兄弟朱富家里。我原是此间人,因在江湖上做客,消折了本钱,就于梁山泊落草。今次方回。”便叫兄弟朱富来与李逵相见了。朱富置酒管待李逵。李逵道:“哥哥吩咐,教我不要吃酒,今日我已到乡里了,便吃两碗儿,打甚么鸟紧!”朱贵不敢阻挡他,由他吃。

当夜直吃到四更时分,安排些饭食,李逵吃了,趁五更晓星残月,霞光明明,便投村里去。朱贵吩咐道:“休从小路去,只从大朴树转弯投东大路,一直往百丈村去,便是董店东。快取了母亲来,和你早回山寨去。”李逵道:“我自从小路去,却不近?大路走,谁奈烦!”朱贵道:“小路走,多大虫,又有乘势夺包裹的剪径贼人。”李逵应道:“我却怕甚鸟!”戴上毡笠儿,提了朴刀,挎了腰刀,别了朱贵、朱富,便出门投百丈村来。

约行了数十里,天色渐渐微明,去那露草之中,赶出一只白兔儿来,望前路去了。李逵赶了一直,笑道:“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!”有诗为证:

山径崎岖静复深,西风黄叶满疏林。

偶逢双斧喽啰汉,横索行人买路金。

正走之间,只见前面有五十来株大树丛杂,时值新秋,叶儿正红。李逵来到树林边厢,只见转过一条大汉,喝道:“是会的,留下买路钱,免得夺了包裹!”李逵看那人时,带一顶红绢抓髻儿头巾,穿一领粗布衲袄,手里拿着两把板斧,把黑墨搽在脸上。李逵见了,大喝一声:“你这厮是甚么鸟人,敢在这里剪径?”那汉道:“若问我名字,吓碎你心胆!老爷叫做黑旋风!你留下买路钱并包裹,便饶了你性命,容你过去。”李逵大笑道:“没你娘鸟兴!你这厮是什么人?那里来的?也学老爷名目,在这里胡行!”李逵挺起手中朴刀来奔那汉。那汉那里抵挡得住?却待要走,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,搠翻在地,一脚踏住胸脯,喝道:“认得老爷么?”那汉在地下叫道:“爷爷,饶恕孩儿性命!”李逵道:“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汉黑旋风李逵便是!你这厮辱没老爷名字!”那汉道:“小人虽然姓李,不是真的黑旋风,为是爷爷江湖上有名目,提起好汉大名,神鬼也怕,因此小人盗学爷爷名目,胡乱在此剪径。但有孤单客人经过,听得说了黑旋风三个字,便撇了行李逃奔了去,以此得这些利息,实不敢害人。小人自己的贱名叫做李鬼,只在这前村住。”

李逵道:“匡叵这厮无礼,却在这里夺人的包裹行李,坏我的名目,学我使两把板斧,且教他先吃我一斧!”劈手夺过一把斧来便砍。李鬼慌忙叫道:“爷爷!杀我一个,便是杀我两个!”李逵听得,住了手问道:“怎的杀你一个便是杀你两个?”李鬼道:“小人本不敢剪径,家中因有个九十岁的老母,无人养赡,因此小人单提爷爷大名唬吓人,夺些单身的包裹,养赡老母,其实并不曾敢害了一个人。如今爷爷杀了小人,家中老母必是饿杀。”李逵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,听的说了这话,自肚里寻思道:“我特地回家来取娘,却倒杀了一个养娘的人,天地也不佑我。罢,罢,我饶了你这厮性命!”放将起来。李鬼手提着斧,纳头便拜。李逵道:“只我便是真黑旋风!你从今以后,休要坏了俺的名目!”李鬼道:“小人今番得了性命,自回家改业,再不敢倚着爷爷名目在这里剪径。”李逵道:“你有孝顺之心,我与你十两银子做本钱,便去改业。”李鬼拜谢道:“重生的父母!再长的爹娘!”李逵便取出一锭银子,把与李鬼。拜谢去了。李逵自笑道:“这厮却撞在我手里!既然他是个孝顺的人,必去改业;我若杀了他,也不合天理,我也自去休。”拿了朴刀,一步步投山僻小路而来。

走到已牌时分,看看肚里又饥又渴,四下里都是山径小路,不见有一

个酒店饭店。正走之间，只见远远地山凹里露出两间草屋。李逵见了，奔到那人家里来。只见后面走出一个妇人来，髻髻鬓边插一簇野花，搽一脸胭脂铅粉。李逵放下朴刀，道：“嫂子，我是过路客人，肚中饥饿，寻不着酒食店，我与你一贯足钱，央你回些酒饭吃。”那妇人见了李逵这般模样，不敢说没，只得答道：“酒便没买处，饭便做些与客人吃了去。”李逵道：“也罢。只多做些个，正肚中饥出鸟来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做一升米不少么？”李逵道：“做三升米饭来吃。”那妇人向厨中烧起火来，便去溪边淘了米，将来做饭。

李逵却转过屋后山边来净手。只见一个汉子攥手攥脚从山后归来。李逵转过屋后听时，那妇人正要上山讨菜，开后门见了，便问道：“大哥，那里闪了腿？”那汉子应道：“大嫂，我险些儿和你不断见了。你道我晦鸟气么！指望出去寻个单身的过，整整的等了半个月，不曾发市。甫能今日抹着一个，你道是谁？原来正是那真黑旋风！却恨撞着那驴鸟。我如何敌得他过？倒吃他一朴刀搠翻在地，定要杀我。吃我假意叫道：‘你杀我一个，却害了我两个。’他便问我缘故。我便告道：‘家中有个九十岁的老娘，无人赡养，定是饿死。’那驴鸟真个信我，饶了我性命，又与我一个银子做本钱，教我改了业养娘。我恐怕他省悟了赶将来，且离了那林子，僻静处睡了一回，从后山走回家来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休要高声！却才一个黑大汉来家中，教我做饭，莫不正是他？如今在门前坐地，你去张一张看。若是他时，你去寻些麻药来，放在菜内，叫那厮吃了麻翻在地，我和你却对付了他，谋得他些金银，搬往县里住，去做些买卖，却不强似在这里剪径？”

李逵已听得了，便道：“叵耐这厮！我倒与了他一个银子，又饶了性命，他倒又要害我。这个正是情理难容！”一转趔到后门边。这李鬼却待出门，被李逵劈鬓揪住，那妇人慌忙自望前门走了。李逵捉住李鬼，按翻在地，身边掣出腰刀，早割下头来。拿着刀，却奔前门寻那妇人时，正不知走那里去了。再入屋内来，去房中搜看，只见有两个竹笼盛些旧衣裳，底下搜得些碎银两并几件钗环，李逵都拿了。又去李鬼身边搜了那锭小银子，都打缚在包裹里。却去锅里看时，三升米饭早熟了，只没菜蔬下饭。李逵盛饭来吃了一回，看看自笑道：“好痴汉！放着好肉在面前，却不会吃！”拔出腰刀，便去李鬼腿上割下两块肉来，把些水洗净了，灶里扒些炭

火来便烧。一面烧，一面吃。吃得饱了，把李鬼的尸首拖放屋下，放了把火，提了朴刀，自投山路里去了。那草屋被风一扇，都烧没了。有诗为证：

劫掠财害善良，谁知天道降灾殃。

家园荡尽身遭戮，到此翻为没下场。

李逵赶到董店东时，日已平西。径奔到家中，推开门，人进里面。只听得娘在床上问道：“是谁人来？”李逵看时，见娘双眼都盲了，坐在床上念佛。李逵道：“娘！铁牛来家了！”娘道：“我儿，你去了许多时，这几年正在那里安身？你的大哥只是在人家做长工，止博得些饭食吃，养娘全不济事！我如常思量你，眼泪流干，因此瞎了双目。你一向正是如何？”李逵寻思道：“我若说在梁山泊落草，娘定不肯去，我只假说便了。”李逵应道：“铁牛如今做了官，上路特来取娘。”娘道：“恁地却好也！只是你怎生和我去得？”李逵道：“铁牛背娘到前路，却觅一辆车儿载去。”娘道：“你等大哥来，却商议。”李逵道：“等做甚么，我自和你去便了。”

恰待要行，只见李达提了一罐子饭来。人得门，李逵见了，便拜道：“哥哥，多年不见。”李达骂道：“你这厮归来则甚？又来负累人！”娘便道：“铁牛如今做了官，特地家来取我。”李达道：“娘呀，休信他放屁！当初他打杀了人，教我披枷带锁，受了万千的苦。如今又听得他和梁山泊贼人通同，劫了法场，闹了江州，见在梁山泊做了强盗。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来，着落原籍追捕正身，却要捉我到官比捕。又得财主替我官司分理说：‘他兄弟已自十年来不知去向，亦不曾回家，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乡贯？’又替我上下使钱，因此不吃官司杖限追要。见今出榜，赏三千贯捉他。你这厮不死，却走家来胡说乱道！”李逵道：“哥哥不要焦躁，一发和你同上山去快活，多少是好！”李达大怒，本待要打李逵，却又敌他不过，把饭罐撇在地下，一直去了。李逵道：“他这一去，必然报人来捉我，却是脱不得身，不如及早走罢。我大哥从来不曾见这大银，我且留下一锭五十两的大银子放在床上，大哥归来见了，必然不赶来。”李逵便解下腰包，取一锭大银放在床上，叫道：“娘，我自背你去休。”娘道：“你背我那里去？”李逵道：“你休问我，只顾去快活便了。我自背你去，不妨！”李逵当下背了娘，提了朴刀，出门望小路里便走。

却说李达奔来财主家报了，领着十来个庄客，飞也似赶到家里，看时不见了老娘，只见床上留下一锭大银子。李达见了这锭大银，心中忖道：

“铁牛留下银子，背娘去那里藏了？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来。我若赶去，倒吃他坏了性命。想他背娘，必去山寨里快活。”众人不见了李逵，都没做理会处。李达却对众庄客说道：“这铁牛背娘去，不知往那条路去了。这里小路甚杂，怎地去赶他？”众庄客见李达没理会处，各自回去了，不在话下。

这里只说李逵怕李达领人赶来，背着娘，只奔乱山深处僻静小路而走。看看天色晚了。但见：

暮烟横远岫，宿雾锁奇峰。慈鸦撩乱投林，百鸟喧呼傍树。行行雁阵坠长空，飞入芦花；点点萤光明野径，偏依腐草。茅荆夹路，惊闻更鼓之声；古木悬崖，时见龙蛇之影。卷起金风飘败叶，吹来霜气布深山。

当下李逵背娘到岭下，天色已晚了。娘双眼不明，不知早晚，李逵却自认得这条岭，唤做沂岭，“过那边去，方才有人家。”娘儿两个趁着星明月朗，一步步捱上岭来。娘在背上说道：“我儿，那里讨口水来我吃也好。”李逵道：“老娘，且待过岭去，借了人家安歇了，做些饭吃。”娘道：“我日中吃了些干饭，口渴得当不得。”李逵道：“我喉咙里也烟发火出。你且等我背你到岭上，寻水与你吃。”娘道：“我儿，端的渴杀我也，救我一救！”李逵道：“我也困倦的要不得！”

李逵看看捱得到岭上，松树边一块大青石上，把娘放下，插了朴刀在侧边，吩咐娘道：“奈心坐一坐，我去寻水来你吃。”李逵听得溪涧里水响，闻声寻将去，扒过了两三处山脚，到得那涧边，看时一溪好水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穿崖透壑不辞劳，远望方知出处高。

溪涧岂能留得住？终归大海作波涛。

李逵扒到溪边，捧起水来自吃了几口，寻思道：“怎地能够得这水去把与娘吃？”立起身来，东观西望，远远地山顶上见个庵儿。李逵道：“好了！”攀藤揽葛，上到庵前。推开门看时，却是个泗州大圣祠堂，面前有个石香炉。李逵用手去撮，原来却是和座子凿成的。李逵拔了一回，那里拔得动？一时性起来，连那座子撮出前面石阶上一磕，把那香炉磕将下来。拿了再到溪边，将这香炉水里浸了，拔起乱草，洗得干净，挽了半香炉水，双手擎来，再寻旧路，夹七夹八走上岭来。到得松树里边，石头上不见了

娘，只见朴刀插在那里。

李逵叫娘吃水，杳无踪迹。叫了几声不应，李逵心慌，丢了香炉，定住眼四下里看时，并不见娘。走不到三十余步，只见草地上一段血迹。李逵见了，心里越疑惑。趁着那血迹寻将去，寻到一处大洞口，只见两个小虎儿在那里舐一条人腿。李逵心里忖道：“我从梁山泊归来，特为老娘来取他。千辛万苦背到这里，却把来与你吃了！那鸟大虫拖着这条人腿，不是我娘的是谁的？”心头火起，赤黄须竖立起来，将手中朴刀挺起，来搠那两个小虎。这小大虫被搠得慌，也张牙舞爪钻向前来，被李逵手起先搠死了一个。那一个望洞里便钻了人去，李逵赶到洞里，也搠死了，却钻入那大虫洞内。李逵却便伏在里面张外面时，只见那母大虫张牙舞爪望窝里来。李逵道：“正是你这业畜吃了我娘！”放下朴刀，跨边掣出腰刀。那母大虫到洞口，先把尾去窝里一剪，便把后半截身躯坐将入去。李逵在窝内看得仔细，把刀朝母大虫尾底下，尽平生气力，舍命一戳，正中那母大虫粪门。李逵使得力重，和那刀靶也直送入肚里去了。那母大虫吼了一声，就洞口带着刀，跳过涧边去了。李逵却拿了朴刀，就洞里赶将出来。那老虎负疼，直抢下山石岩下去了。

李逵恰待要赶，只见就树边卷起一阵狂风，吹得败叶树木如雨一般打将下来。自古道：‘云生从龙，风生从虎。’那一阵风起处，星月光辉之下，大吼了一声，忽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。李逵看那大虫，但见：

一声吼叫轰霹雳，两眼圆睁闪电光。

摇头摆尾欺存孝，舞爪张牙啖狄梁。

那大虫望李逵势猛一扑。那李逵不慌不忙，趁着那大虫的势力，手起一刀，正中那大虫颌下。那大虫不曾再展再扑，一者护那疼痛，二者伤着他那气管。那大虫退不够五七步，只听得响一声，如倒半壁山，登时间死在岩下。

那李逵一时间杀了子母四虎，还又到虎窝边，将着刀复看了一遍，只恐还有大虫——已无有踪迹。李逵也困乏了，走向泗州大圣庙里，睡到天明。次日早晨，李逵却来收拾亲娘的两腿及剩的骨髓，把布衫包裹了，直到泗州大圣庵后掘土坑葬了。李逵大哭了一场。有诗为证：

沂岭西风九月秋，雌雄猛虎聚林丘。

因将老母身躯啖，致使英雄血泪流。

手执钢刀探虎穴，心如烈火报冤仇。

立诛四虎威神力，千古传名李铁牛。

这李逵肚里又饥又渴，不免收拾包裹，拿了朴刀，寻路慢慢的走过岭来。只见五七个猎户，都在那里收窝弓弩箭。见了李逵一身血污，行将下岭来，众猎户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你这客人莫非是山神土地？如何敢独自过岭来？”李逵见问，自肚里寻思道：“如今沂水县出榜赏三千贯钱捉我，我如何敢说实话？只谎说罢。”答道：“我是客人。昨夜和娘过岭来，因我娘要水吃，我去岭下取水，被那大虫把我娘拖去吃了。我直寻到虎窝里，先杀了两个小虎，后杀了两个大虎。泗州大圣庙里睡到天明，方才下来。”众猎户齐叫道：“不信，你一个人如何杀得四个虎？便是李存孝和子路，也只打得一个。这两个小虎且不打紧，那两个大虎非同小可。我们为这两个畜生，正不知都吃了几顿棍棒。这条沂岭，自从有了这窝虎在上面，整三五个月没人敢行。我们不信！敢是你哄我？”李逵道：“我又不是此间人，没来由哄你做什么？你们不信，我和你上岭去，寻讨与你，就带些人去扛了下来。”众猎户道：“若端的有时，我们自重重的谢你。却是好也。”众猎户打起胡哨来，一霎时，聚起三五十人，都拿了挠钩枪棒，跟着李逵再上岭来。此时天大明朗，都到那山顶上，远远望见窝边果然杀死两个小虎：一个在窝内，一个在外面；一只母大虫死在山岩边，一只雄虎死在泗州大圣庙前。

众猎户见了杀死四个大虫，尽皆欢喜，便把索子抓缚起来。众人扛抬下岭，就邀李逵同去请赏。一面先使人报知里正上户，都来迎接着。抬到一个大户人家，唤做曹太公庄上。那人原是闲吏，专一在乡放刁把滥，近来暴有几贯浮财，只是为人行短。当时曹太公亲自接来，相见了，邀请李逵到草堂上坐定，动问那杀虎的缘由。李逵却把夜来同娘到岭上要水吃、因此杀死大虫的话说了一遍。众人都呆了。曹太公动问：“壮士高姓名讳？”李逵答道：“我姓张，无讳，只唤做张大胆。”曹太公道：“真乃是大胆壮士！不恁的胆大，如何杀的四个大虫！”一壁厢叫安排酒食管待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当村里得知沂岭上杀了四个大虫，抬在曹太公家，讲动了村坊道店，哄的前村后村、山僻人家，大男幼女，成群拽队都来看虎。人见曹太公相待着打虎的壮士在厅上吃酒。数中却有李鬼的老婆，逃在前村爹娘家

里,随着众人也来看虎,却认得李逵的模样,慌忙来家对爹娘说道:“这个杀虎的黑大汉,便是杀我老公、烧了我屋的。他正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!”爹娘听得,连忙来报知里正。里正听了道:“他既是黑旋风时,正是岭后百丈村打死了人的李逵,逃走在江州,又做出事来,行移到本县原籍追捉。如今官司出三千贯赏钱拿他。他却走在这里!”暗地使人去请得曹太公到来商议。曹太公推道更衣,急急的到里正家。里正说:“这个杀虎的壮士,便是岭后百丈村里的黑旋风李逵。见今官司着落拿他。”曹太公道:“你们要打听得仔细。倘不是时,倒惹得不好;若真是个时,却不妨。要拿他时,也容易;只怕不是他时,却难。”里正道:“见有李鬼的老婆认得。他曾来李鬼家做饭吃,杀了李鬼。”曹太公道:“既是如此,我们且只顾置酒请他,却问他:今番杀了大虫,还是要去县请功,只是要村里讨赏?若还他不肯去县里请功时,便是黑旋风了。着人轮换把盏,灌得醉了,缚在这里,却去报知本县,差都头来取去。万无一失。”众人道:“说得是。”里正说与众人,商量定了。有《浣溪沙》词为证:

杀却凶人毁却房,西风林下路匆忙,忽逢猛虎聚前冈。

格杀虽除村岭患,潜谋难免报仇殃,脱离罗网更高强。

曹太公回家来款住李逵,一面且置酒来相待,便道:“适间抛撇,请勿见怪。且请壮士解下腰间包裹,放下朴刀,宽松坐一坐。”李逵道:“好,好。我的腰刀已搠在雌虎肚里了,只有刀鞘在这里,若是开剥时,可讨来还我。”曹太公道:“壮士放心,我这里有的是好刀,相送一把与壮士悬带。”李逵解了腰间刀鞘并缠袋包裹,都递与庄客收贮,便把朴刀倚在壁边。曹太公叫:“取大盘肉来,大壶酒来!”

众多大户并里正猎户人等轮番把盏,大碗大钟只顾劝李逵。曹太公又请问道:“不知壮士要将这虎解官请功,只是在这里讨些赍发?”李逵道:“我是过往客人,忙些个。偶然杀了这窝猛虎,不须去县里请功,只此有些赍发便罢;若无,我也去了。”曹太公道:“如何敢轻慢了壮士?少刻村中敛取盘缠相送,我这里自解虎到县里去。”李逵道:“布衫先借一领,与我换了上盖。”曹太公道:“有,有。”当时便取一领细青布衲袄,就与李逵换了身上的血污衣裳。只见门前敲响笛鸣,都将酒来与李逵把盏作庆。一杯冷,一杯热,李逵不知是计,只顾开怀畅饮,全不记宋江吩咐的言语。不两个时辰,把李逵灌得酩酊大醉,立脚不住,众人扶到后堂空屋下,放翻

在一条板凳上，就取两条绳子，连板凳绑住了。便叫里正带人飞也似去县里报知，就引李鬼老婆去做原告，补了一纸状子。

此时哄动了沂水县里。知县听得大惊，连忙升厅问道：“黑旋风拿住在那里？这是谋叛的人，不可走了！”原告人并猎户答应道：“见缚在本乡曹大户家。为是无人禁得他，诚恐有失，路上走了，不敢解来。”知县随即叫唤本县都头去取来。就厅前转过一个都头来声喏。那人是谁？有诗为证：

面阔眉浓须鬓赤，双睛碧绿似番人。

沂水县中青眼虎，豪杰都头是李云。

当下知县唤李云上厅来吩咐道：“沂岭下曹大户庄上拿住黑旋风李逵。你可多带人去，密地解来，休要哄动村坊，被他走了。”李都头领了台旂，下厅来点起三十个老郎土兵，各带了器械，便奔沂岭村中来。

这沂水县是个小去处，如何掩饰得过？此时街市上讲动了，说道：“拿着了闹江州的黑旋风，如今差李都头去拿来。”朱贵在东庄门外朱富家听了这个消息，慌忙来后面对兄弟朱富说道：“这黑厮又做出来了！如何解救？宋公明特为他诚恐有失，差我来打听消息。如今他吃拿了，我若不救得他时，怎的回寨去见哥哥？似此怎生是好？”朱富道：“大哥，且不要慌。这李都头一身好本事，有三五十人近他不得。我和你只两个同心合意，如何敢近傍他？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敌。李云日常时最是爱我，常常教我使些器械。我却有个道理对他——只是在这里安不得身了——今晚煮了三二十斤肉，将十数瓶酒，把肉大块切了，却将些蒙汗药拌在里面。我两个五更带数个火家，挑着去半路里僻静处等候，他解来时，只做与他把酒贺喜，将众人都麻翻了，却放李逵，如何？”朱贵道：“此计大妙！事不宜迟，可以整顿，及早便去！”朱富道：“只是李云不会吃酒，便麻翻了，终久醒得快。还有件事：倘或日后得知，须在此安身不得。”朱贵道：“兄弟，你在这里卖酒也不济事，不如带领老小，跟我上山，一发入了伙，论秤分金银，换套穿衣服，却不快活！今夜便叫两个火家，觅了一辆车儿，先送妻子和细软行李起身，约在十里牌等候，都去上山。我如今包裹内带得一包蒙汗药在这里，李云不会吃酒时，肉里多掺些，逼着他多吃些，也麻倒了，救得李逵，同上山去，有何不可？”朱富道：“哥哥说得是。”便叫人去觅下了一辆车儿，打拴了三五个包箱，捎在车儿上，家中粗物都弃了，叫浑家和儿

子上了车子，吩咐两个火家跟着车子，只顾先去，救了李逵，后面随即便来。有诗为证：

杀人放火惯为非，好似於菟插翅飞。

朱贵不施邀截计，定担枷锁入圜扉。

且说朱贵、朱富当夜煮熟了肉，切做大块，将药来拌了，连酒装做两担，带了二三十个空碗，又有若干菜蔬，也把药来拌了——恐有不吃肉的，也叫他着手。两担酒肉，两个火家各挑一担，弟兄两个自提了些果盒之类，四更前后，直接将来僻静山路口坐等。到天明，远远地只听得敲着锣响。朱贵接到路口。

且说那三十来个土兵，自村里吃了半夜酒，四更前后，把李逵背剪绑了解将来，后面李都头坐在兜桥儿上。看看早来到面前，朱富便向前拦住，叫道：“师父且喜！小弟将来接力^①。”桶内舀一壶酒来，斟一大钟，上劝李云。朱贵托着肉来，火家捧过果盒。李云见了，慌忙下轿走向前来，说道：“贤弟，何劳如此远接！”朱富道：“聊表徒弟的孝顺之心。”李云接过酒来，到口不吃。朱富跪下道：“小弟已知师父不饮酒，今日这个喜酒，也饮半盏儿，见徒弟的孝顺之意。”李云推却不过，略呷了两口。朱富便道：“师父不饮酒，须请些肉。”李云道：“夜间已饱，吃不得了。”朱富道：“师父行了许多路，肚里也饿了，虽不中吃，胡乱请些，也免小弟之羞。”拣两块好的递将过来。李云见他如此殷勤，只得勉强吃了两块。朱富把酒来劝上户里正并猎户人等，都劝了三钟。朱贵便叫土兵、庄客众人都来吃酒。这伙男女那里顾个冷热好吃不好吃，酒肉到口，只顾吃，正如这风卷残云，落花流水，一齐上来抢着吃了。李逵光着眼，看了朱贵兄弟两个，已知用计，故意道：“你们也请我吃些！”朱贵喝道：“你是歹人，有何酒肉与你吃！这般杀才，快闭了口！”李云看着土兵，喝道：“叫走！”只见一个个都面面相觑，走动不得，口颤脚麻，都跌倒倒了。李云急叫：“中了计了。”恰待向前，不觉自家也头重脚轻，晕倒了，软做一堆，睡在地下。

当时朱贵、朱富各夺了一条朴刀，喝声：“孩儿们休走！”两个挺起朴刀来赶这伙不曾吃酒肉的庄客并那看的人。走得快的走了，走得迟的就搠死在地。李逵大叫一声，把那绑缚的麻绳都挣断了，便夺过一条朴刀来

① 接力：接风、慰劳。

杀李云。朱富慌忙拦住，叫道：“不要害他！是我的师父，为人最好。你只顾先走。”李逵应道：“不杀得曹太公老驴，如何出得这口气！”李逵赶上，手起一朴刀，先搠死曹太公并李鬼的老婆，续后里正也杀了。性起来，把猎户排头儿一味价搠将去。那三十来个士兵都被搠死了，这看的人和众庄客，只恨爹娘少生两只脚，却望深村野路逃命去了。李逵还直顾寻人要杀。朱贵喝道：“不干看的人事，休只管伤人！”慌忙拦住。李逵方才住了手，就士兵身上剥了两件衣服穿上。

三个人提着朴刀，便要从小路里走。朱富道：“不好，却是我送了师父性命！他醒时，如何见的知县？必然赶来。你两个先行，我等他一等。我想他日前教我的恩义，且是为人忠直，等他赶来，就请他一发上山入伙，也是我的恩义，免得教回县去吃苦。”朱贵道：“兄弟，你也见的是。我便先去跟了车子行，留李逵在路旁帮你等他。只有李云那厮吃的药少，没一个时辰便醒。若是他不赶来时，你们两个休执迷等他。”朱富道：“这是自然了。”当下朱贵前行去了。

且说朱富和李逵坐在路旁边等候。果然不到一个时辰，只见李云挺着一条朴刀，飞也似赶来，大叫道：“强贼休走！”李逵见他来得凶，跳起身，挺着朴刀来斗李云，恐伤朱富。正是，有分教：

梁山泊内添双虎，聚义厅前庆四人

毕竟黑旋风斗青眼虎，二人胜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